

英
儿

L u o H u a W u Y u

魂
断
激

落花无语

麦琪◎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花无语/麦琪编. -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2. 4

ISBN 7-5363-3958-6

I. 落… II. 麦…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6932 号

落花无语

作 者 麦 琪

责任编辑 董 玉

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宁华侨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

字 数 338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3-3958-6/1 · 5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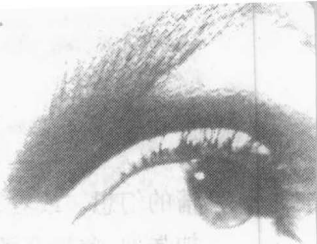
定 价 2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第一部

魂断激流岛

|



亮出我自己

——我为什么写《魂断激流岛》

当书稿最终脱手之际，这日中午，阳光眩目而尖锐，那一直盘旋于我头顶之上的空茫开始降落，开始彻底地控制住了我。长久的挣扎，折磨，和混和于这些文字中的曾一次次激励我写下去的力量，突然一起消逝。我无从感到轻松，只感到被摧毁的感情和痛苦，绝望和困惑。我甚至无力重新读它一遍。

在《英儿》出版前后，我不断读到了一些对我充满怨恨，甚至嘲讽的文章。最初，我因为痛苦而浑身发抖，以后呢，开始因为痛苦而感到麻木。我一次又一次地停下笔来告诉自己，我所能做的不是争辩而是写作。

我唯一期望的是面对自己，面对过去。我在尽力和我的书稿保持距离，不是用今天的感情，而是当时的彼情彼景来写，尽力避免极端的言辞，不褒不贬，只力求重现那段生活。我不知道我是否做到了，但是，我努力了。

我想写出，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儿，在一个偶然和必然的命运之中，在一份浪漫、虚荣和固执、偏激的幻想和爱情之中，微妙而完整的精神状态。至于对与错，美与丑，幸与不幸，只好由亲爱的读者，也就是你们来决定了。如果在我的读者中，有一些正经历或者幻想着爱情的女孩儿和女人，如果她们因为我的故事而即使微微想到了一下自己模糊或清楚的心事，捕捉到了自己，即使是稍纵即逝的感触，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出生在北京的胡同里，也生长在北京的胡同里，我和所有的普普通通的女孩儿一样，有着并不比高贵的女孩儿丑陋的对于爱

情的幻想。或者,因为我生活的贫乏封闭和单调,这种向往变得愈加强烈,愈加充满神秘的力量。

我所萌发的出国之想,最初的确缘于城的一个邀请,那是1988年底,后来因为邀请信的不合乎条例,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1990夏天以后,城和雷也是在这时候开始拚力帮助我,使我的邀请信“合理化”地趋于一帆风顺。

重新见到城和雷,这贯穿在我的生命之中的愿望使我兴奋,激流岛比新西兰更使我的想象美丽得登峰造极。

可是,对于湛秋的爱情,又使我希望他会留下我;希望他对我说,不,你不要走,我需要你。当时的他正身陷另外的麻烦。

在办护照的整整八个月的时间里,我时而兴奋异常,时而又茫然若失,我既希望成功,又希望失败。

1990年3月我终于拿到了护照,6月拿到了签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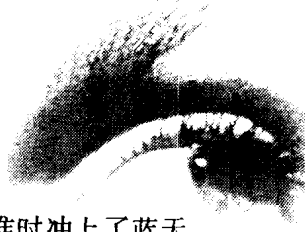
在我的心里,我在构画一个和湛秋一起的家,在新西兰宁静的土地上,我的一个小小的家,安宁,美好。就像城和雷的家一样,有一个甚至三个小小的木耳。或许,时间会给我一个幸运,或许,有一天,他会来找我。我这样想。我迫切希望一个全新的环境,全新的生活,希望一个可以表达自由和愿望的地方。

在当时,我和湛秋之间的关系是亲近、具体而敏捷的,在一些事情上我们水乳交融,在另一些事情上,特别是关于爱和家庭的问题上,我们又几乎常常争论不休,而且,我常常感到极度的被伤害。

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湛秋所希望我成为的那种自由的独立的女性,也是潜伏地我的软弱、自卑的个性中的另一个相对的部分。无论因为自尊心还是虚荣心,我都开始升起对另一个自我的愿望。而出国,使我有了一个证实自己的可能和机会。

同时,我迫切地需要从父母的恩爱或者说是过于宠爱的翅膀之下走出来,我需要父母能够看到和承认这一点——我需要自己的空间。我的超出规范的爱情所构成的我的巨大隐私,也使我不知





如何面对亲人,面对强大的习俗。

1990年7月5日下午一点五十五分,飞机准时冲上了蓝天,在世界的另一边,城和雷正在奥克兰绿色的雨雾里,用另一个梦另一种心情期待着我的到来。

“如果城对你有欲望怎么办?”朋友在我走前关切地问。那是城呵!在当时,我意识里,城决不是一个凡人,而是一个神。那是城呵!我用这句话回答朋友的时候,带着十足的自信。现在想来,这并不是城的错,城不是神,他有超凡的一面,但是,他也普普通通的人呵!而完全忽视一个男人有着男人的欲望,是极度残酷的。无论如何,我相信,城是真诚地怀着仰视之心等待着我的到来的,这也是他日后之所以仇恨我至疯狂的原因。

在城和雷离开激流岛以后,我的生活是疯狂和绝望的。在几天之中,我在用酒麻醉自己。以后,我开始寻找出许多事情来填充我的日子,修房子,修浴室,拔草,种地,做春卷,去城里打工,学英文……

而读他们的来信,在那样的孤寂、空虚里,几乎成了我的没顶之灾。那些美丽、痛苦的文字使我浑身颤抖。我在绝望中怀着一线模糊的期望。有一个时刻,城会突然出现在山下,从土坡跑上来,喊着——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可是,我没有等到这个声音,在我的心里,回荡着的是另一个声音——我不能离开雷,我不可能在你和雷之间选择。

我的唯一出路在时间的那一端等待着我。

可是,去哪儿呢?我既无人可以商量,也无人可以倾诉。我首先需要做的是保密,严格保密。否则,城无论从哪个地方听到消息都会直接从柏林飞回来,而我和雷所“苦心经营”的计划就会瞬间宣告破产。可是生活呢?我们,除掉城以外,又有谁可以继续承受这种生活呢?

回北京吗!那份遥远的感情已经成为了过去,而湛秋难道会在我烧毁一切、言辞冷酷的绝交仪式以后,依然伸出帮助我的手吗?决不会的,而且,我不能允许自己再去转动那根敏感的神经。这时,



我需要的不是爱情,更不是痛苦,而是简单和平静。

去南岛吧。我这样开始考虑出走的计划,我把从华文报纸上看到的招聘广告剪下来夹进了本子里。或许,我可以顺利地找到一份工作。

这时,我的最初的关于独立的愿望和梦想也开始渐渐地浮出水面。或许,这是我的一次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吧。我把积攒下来的钱放在箱子里,一共是七千块钱。(由于《英儿》一书,以及其文章中所不断提及的钱款的问题,我想在此再为自己辩护一次。我的绝大部分积蓄都是在城和雷离开岛上以后积攒下来的,而这之前,我们共同分担生活费用。我的救济金每星期是120元,我的教堂的工作每星期是50元,我的间或的去城里打工和在岛上打工的收入一共大约是两千块钱,我的总收入大约是八千块钱左右,除掉一些必需的花费,最后我的积蓄就是这七千块钱了。人们不断提及钱的问题,实在使我寒心之至。似乎人们都希望我身无分文,一只空箱夺路而逃,流落街头为快。七千块钱,要在一个完全陌生、吉凶未卜的南岛或其它城镇生存下来,它们又能够给予我多大的安全感呢?如果我一时找不到工作,这几千块钱,最多能维持我一年的生活,甚至最终付不起回国的机票)。

我真正着手写这部书的时候是1994年3月,正如我在《命运的劫难》一文中所说的,“我要真实地写出我的人生。”但是,当我拿起笔来,当我逼迫自己回忆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写这部书要付出的是多么痛苦的代价。这是我以前所无从预料到的。每一次提笔,我的精神都蓦地陷入一种极度虚弱、空茫的颤抖的状态之中。好像所有的血液一下子被记忆抽空,而那些记忆呢?早已变成了锐利的尖刀,从里面杀害着自己。

在定第一稿的时候,我遵守了对湛秋的许诺,只写岛上的生活,把他从这个已变成新闻事件的故事里拿掉。“我希望我不要成为新闻人物。”他告诉我。我极为理解,我的私人生活已不可能成为私人的,但是,我还是希望别人的生活可以不成为大家的。



但是，当稿子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的时候，我不得不对它表示极度的失望。它不仅单薄，而且，对于事情本身的来龙去脉来讲，它几乎无法说明任何问题。

“我想，我必须把你哪怕作为一个背景，在几处出现，否则，我只好放弃写这本书了。”我对湛秋说。他看过了我寄去的第一稿以后，也表示同意在背景里加入进这个故事。

于是，第一稿就这样完成了。

实际上，无论我是想写一部忏悔录还是想写一部回忆录，在我写作的全过程中，我感到的是一切都还不是时候。

到此为止，我的铭心刻骨的记忆的焦点，依旧停留在我和城与雷的激流岛码头上的分别。而这之前的久远的往事，尤其是关于我和湛秋之间的爱情纠葛，和我们彼此贯穿于对于生活之中所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影响力，痛苦以及美丽，我还无法使它们在这段时间里流转回来。我的记忆是碎裂的，阳光不停地变换着角度投射出不同的影子来。

我不得不把他的名字和一些事写进我的故事中来，这实际上对他很不幸也很不公平。因为我的记忆，怨恨和爱情，还都不能平衡地固定下来，它们仍旧在心之角落里燃烧着。可是，如果我只字不提，又难逃对于公众和事实的交待。特别是在读完城的遗作《英儿》和陆陆续续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之后，我知道我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沼泽。

“无论如何，让这一份事实成为你沼泽地里的一处树根，一块可以踏上去的土地吧。你怎么写我，都可以，相信这一点：我不会因为你如何写而下陷，这是我从来对于自己的自信。自信和坦然使我毫无惧怕之心。”湛秋这样说的时候，我只能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感激。

我知道，我的书或许伤害了所有的人，甚至爱我的人，怜我的人。但是，我是在力求用当时的感情写当时的故事。如果伤害了谁的话，也只好请你们原谅了。

一个女人的心灵史

——《魂断激流岛》序

刘湛秋

飞机宁静地降落在悉尼机场上。一夜之间，我从北京的冬天走入了澳洲的夏天。

但我的心情究竟是冬天还是夏天呢？也许是各个季节的感觉都混杂着，是四味俱全吧！

我随着人流办好入关手续，并缓慢地走出来。她没有如期地出现在出口处。

我推着载行李的小车茫然地寻找。大约在三分钟后，她过来“喂”了一声。显然，她不知道该怎么喊我才好。

我想，我们双方的表情是既惊喜又莫知所措，甚至有些尴尬吧！她穿着牛仔裤，无袖麻线乳白汗衫，像以往一样，不作任何化妆。但是，她显然有些沧桑了。

谁能想到，四年后重逢是这番光景呢？我们似乎都没做出亲昵的样子。

无论如何，相会在悉尼也算偶然或缘份吧！因为一年前我准备办去澳访问的事时几乎不知道她任何消息。那时，激流岛上的惨案也远远没有发生，她也没有成为新闻人物。后来，她来信说，她也已经结了婚，并暂住悉尼，有时也回新西兰。天哪，竟然是我要去的悉尼！

我建议就在机场出口处小憩一会儿。





融融的阳光，完全的夏天。

没有人会注意，这一男一女两个中国人在谈什么。大玻璃窗外的天空奇特地湛蓝，白云也透明的白，整个是一个夏天的雪梨。

我们搅动的已不是冰咖啡，而是人生的咖啡。

她真的恍若隔世。她讲述着，伤心着，时常对自己表示惊愕。她不知道该怎么叙述这几年的生活……没有头绪，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她显然是在病着。她说，她常常失眠。

后来，我们又进城吃饭。实际是我一个人吃，她什么也不想吃。

后来，她告别了。我的朋友也把我接走。

后来，我们见过很少几次面，在公园草坪上，在布黛恩海滩在小咖啡馆。

她变得轻松一些，谈的也越来越清晰了。

我开始预感，一本书可能要诞生了，因为生活已经写成。此刻，只需要记录，如实地供认，尽管供认有时比创作更困难。

二

像目睹婴儿临盆一样，我目睹了这本书的孕育和生产的過程。流血、痛苦、快乐、欣慰、自豪、内疚搅和在一起，闪出真实生活的光彩。

我的确不愿把我置身于她的纪实小说中，但我又不得不同意她把我写进她的生活。

这个决定很难甚至痛苦然而却不可避免。无论从事实本身的说明还是从艺术构思和塑造的需要来看，都只能是如此。

但我在阅读这部书稿的时候，我仍然有置身度外的感觉，就是说，我尽量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去观察和评论，而不是作为她的朋友或情人去体验或回忆。尽管在我们中间爱的潜流一直从未间断地涌动着。

但我仍然只是“目睹”，而并非像香港《明报》所透露的那样，我

将“参与”这本书的写作。我从来认为，创作永远是个人的事情，不可能两个人同时去生一个孩子。

无可否认，这是一本“自白式”的小说，这是一本“流”出来的小说。

“自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做到“自白”，就不能有任何的掩饰和虚伪，更不能歪曲或篡改。自白，就是自己内心的独白，对天空，对大地，对过去和未来坦露一切，脱出一个真正的自己，洗净一个真正的白，透明得没有一点尘埃。这需要真诚，更需要勇气，更需要没有功利和俗气。

我以为，麦琪做到了这一点。以往了解的她是真诚的，今天作为作者的她依然如此真诚，尽管经过了这么多的人生波澜。她没有像别人叙述事件的时候带着自己的感情色彩，增减什么或移花接木。她只愿回忆真实的一切。她面对生者和死者，面对她熟悉和不熟悉的人，她只能端出事实，而且用当时的情感去叙述，不管别人是否喜欢。这既是真切的热，又是严酷的热。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我，也许就有情感上觉得不是滋味的地方，但这是事实。我不会想和她辩论为什么会是那样，是否真的是那样之类无聊的问题。既然新闻界已经统统曝光，那么她有权利写出她经历的一切。她不必管别人对她的评价。至于哪些事她愿意写得充分，哪些事她只想一掠而过，那也是她的事。只要她写出的是事实，我们就无权责难。

这种真实是她这本书的骨架，是这本书魅力的源泉。为什么我们读起来有行云流水的感觉。就是因为她热辣辣地把自己的生活端出来，像坐在你面前倾诉她自己的故事。这里不存在丑化与美化的问题。

同样无可否认的是，这份“自白书”式的小说又确实很像小说，因为生活本身几乎提供了一切所需要的情节，甚至是戏剧的情节，电影的情节。好像是在编造，却丝毫都没有编造。作为读者，你扼腕叹息也好，你愤愤不平也罢，你设想结局应当是别样也可，但是谁



都不能改变生活。

不过,作为小说,归根结底,就不可能是纯记录,必须有文学的加工和创造。麦琪是有文学才华的,她写这本小说采用了她自己的文体,是一种清淡、纯美的文体,有如夏天的茉莉花,发出淡白的光辉和幽远的清香。她只凭她内心的感觉去倾诉。她没有祈求过多的技巧。她写的文章正她画画一样,更多的是她的气质和性情的延伸,而不是训练有素的结果。当然,她也无法排除小说必须的“结构”和“布置”。她可能也是苦思,但是她宁肯听其自然,因此在这本书中,我们也许可以找到粗糙,但不能找到雕琢。就文章而言,她的“文”超过了她的“章”,也可以看作她另有章法。否则人读来为何一气呵成、欲罢不能之感呢?

唉,这一页页真实地翻开了。一本书如生命,生命正如一本书。当然,无论她怎样真实地“流露”,这绝不是一泓平静的春水,而是弯弯曲曲的险滩。至于站在两岸的人,他们仍会按自己的想法去评判所看到的和想到的一切。

三

在人们读完《英儿》一书后,大多数读者已经把她想象成一个善于“用”人的女人,一个“狐狸精”或“美女蛇”了。在她发表《命运的劫难——答〈英儿〉的读者》一文以后,也还有很多人不相信她的申诉或供认的事实。那么,《魂断激流岛》摆在读者面前的时候,人们又会怎么看待和评论呢?

我以为这都是不重要的。因为——

相信者总归是相信的,不相信者怎么也不会相信。

相信者都是相似的,不相信者各有各的不同。

我们需要撇开事实本身去想象、理解和评论。

事实是重要的,她提供我们思索的空间和基础,为我们评论确立证据。

但我们并不是面对法庭。我们所有的文本并不是辩护词。

也许,某些人仍然可以作些真实的考据。可是当我们面对广阔的人生和文学的原野时,我们的思索会转向另一个方面。随着岁月的流逝,真实的姓名会慢慢地淡化,人物的形象则会越来越坚实。正如我早些年在一篇关于俄国大诗人普希金的爱情诗的译介中所说:考据那些爱情诗的背景和真实女人的姓名对我们毫无意义,因为他献给谁对后代的我们都是是一样的。

怀着这种心态,我觉得自己判析《魂断激流岛》也能更加客观和冷静,这里写的一个叫刘湛秋的人是我吗?是我又不是我;也许是我,也许是一个文学的影子。

当然,这本书有相当的新闻价值和写实价值。也许,这本书能畅销的因素也是因为它所具有的这种价值。人们想看谁和谁到底是怎么回事?情爱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并作为茶余饭后的聊天的材料。人们对新闻比对文学更感兴趣,这种“俗气”恐怕连高尚的人物也难免。

但是,人们会越来越承认它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这是一个女人的心灵史,是一个女孩子的青春的记录。

这本书真实地写出了从一个从北京的胡同里走出来的普通的女孩子对幻想的爱情的经历,一个中国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她的快乐、忧伤、追求、失败,以及情欲的破灭和再生的过程。

在改革的大潮中,千千万万的男女从传统的禁锢中出来,面对茫茫的、开放了的多姿的人生,面对内心的种种欲望,都有一种眼花缭乱和不知如何迈步的感觉。他们都在期待了解别人的经历。

麦琪是为自己写的这本书,但是各不相同的青年男女都能从自己的角度找到某种感觉、启示和想象。因此,这本书以它的真实性和曲折性形成了它自身的社会价值。

从哲学的角度考察,书中的女主角是个弱者,但又是敢于追求的强者。复杂的社会背景,人际关系不可能不在她的追求幻想中投



射出不同的折光。

北京、奥克兰、激流岛、悉尼、中国人和外国人，爱情和死亡，膨胀了故事的发展。如果说，从可拍摄性的角度来比较，《北京人在纽约》展示了北京新移民和西方社会相撞的完整性关系，那么《魂断激流岛》则更多地表现了一个北京的女孩去海外漂泊的内心历程。

这本书很复杂，又很单纯，它只是纯粹的情感故事。但是，它的社会性和时代感正在于这经历与纠葛本身。这种种命运的冲突及其所表现的形式只能发生在特写的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身上。

悲乎，喜乎！终究是青春一段歌。

我们与其用“对、错”“好”、“坏”这些概念去判断事情本身还不如和作者一起漫游一次她的经历，充满爱与恨，悲与喜的洒满泪水的经历，然后各自隐入自己的沉思……

四

她终于又回到熙熙攘攘的北京。

北京的秋天，永远能唤醒她的甜蜜和忧伤的记忆。

她不想惊动任何朋友和熟人，她需要悄悄地寻找、观看、思索……

她惊异于北京的变化。那种带着各种气息的热闹使她喘不过气来。她喜爱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

真的搞不清时间和时间的次序了。她以为她已经过了一个世纪，至少已经十年，其实分别也仅仅四年。对她这弱小的女人来说，承担的是过于沉重了。

她和我一起寻找过那座公园和飘落的银杏树叶。

她终于又悄悄地走了，留下了沉重的《魂断激流岛》。

她会在彼岸另一个海滨张望这座城市，并期待着这本书的临盆。

人们无论是指责她，还是喜欢她，对她来说，已如习惯的潮涨潮落的海水。

1995年2月13日于北京

序 篇

“逃到你的孤独里去吧!”

热爱者与创造者，——他们向来创造善恶。
爱火与怒火在一切道德里燃烧着。

我是应该忏悔，还是应该用爱去诱惑自己的心，让它成为对神的赞美者。

我要在醒着的夜晚，面对我和你们，面对生者和死者。

我的情爱醒着。

我的情爱唱着黑夜里的晨曲。

死亡的一千零一夜

你须发皓白的冬时的天空，你圆睁着眼睛的沉默者呵，你便是我的灵魂和快乐之天上的标本。

“英儿”第一次从北京飞抵新西兰奥克兰的激流岛，是在1990年7月6日，是诗人城和雷夫妇二人把她接回家的。1992年底的一天，英儿决定离开这置身其中的三角恋，突然与一个叫约翰的新西兰气功师私奔。不久，美丽的雷被丈夫杀死，诗人亦自杀身亡。

如今“英儿”重返激流岛，那里已然是人去楼空……

再回到激流岛的时候，是同一年，也就是1993年的12月，接近圣诞节了（我出走的日子是刀，把这一年分成了两半）。

正是旱季，但天空里却飘着细细密密的雨丝，雨雾洒落在头顶上的时候，像是一种从天而降的安慰。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需要安慰。

我的冰凉的手被约翰紧紧地攥着，约翰是我的丈夫。这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我没有办法回忆起甚至他眼睛的颜色，那时，是我请求他把我带走，现在又是我请求他把我带回来。一次整整的劫难已经发生，我的颤抖使约翰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

圣诞节的颂歌在小广场的上空回旋着，宁静的泪水在对着陌路的行人。圣诞节是耶稣诞辰的日子，一件和干草有关的事，也和整个人类有关。上帝有些喜欢开玩笑。

在那个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摇晃着的黑夜以后，我只是一个活着的死人了。我不能很明白地告诉自己，仍然走动着的这个世界，是不是已经是另外的一个世界了。我在世界外面醒着，看见它暗蓝色的光芒。

在我那个摇晃着的黑夜一起倒下去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呵！雷的明亮、美丽的目光仍然在一页页的信纸